





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翬  
叅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歲有讀  
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  
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猶苛虐遂止  
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為還鄉之漸辛亥雪齋  
赴徵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避于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  
卯廉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月俸  
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



庚申上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政深忌雪齋諸公先生素無因緣而無憚也及竇公力排其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太師竇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寔不欲備顧問也竇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春宮以避禍先生獨以爲不可曰姑舍其不安於義者且以一事言之

如中古以來師傅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爲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廢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教竇公翰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一  
中書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



自初見先年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已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數忤倖臣故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振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

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後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墁匠從者昏仆而先生弗動也

二年十月召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聞先生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何爲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



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  
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面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  
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  
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不為小正當勉  
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幼若未更事汝謹輔  
導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  
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  
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  
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  
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  
用勢力納人其間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未  
知是否

夏四月自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  
聖旨諭令繕寫以進朕當詳之其一曰立國規摹二曰  
中書大要三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文多  
削藁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  
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  
其非而正之至燕先生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  
許之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



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

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不允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芥書生遽當大任非勲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于陛下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虚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講究經旨湏是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於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經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湏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



可因他而輟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

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其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為先生弟子卒皆為世用也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眾議其去留雪齋云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汙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



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設立于今  
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其所以告辭之意言  
為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  
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  
懷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墾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曆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  
曆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先生  
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上令先生起  
賜坐勞問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  
懷孟路總管以便供給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  
六脉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脉平者不治  
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  
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  
既徹家人餒怡如也遂曳杖于門曰予心怍怍然瞑目  
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  
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  
久輕安况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  
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  
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



言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先生嘗與師可曰我乎  
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  
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  
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  
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楫年踰六十  
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術藝  
之師與賓主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  
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  
爲斯道斯民之不幸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  
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民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  
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  
危窮厄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  
饑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逮元  
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  
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  
直而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堯舜  
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  
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



和道出群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磐之言矣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亦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湧出悔其陷溺之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勸小僧輩曷若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比化不度一人

先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



為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  
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 國學事蹟

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  
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旨  
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都下  
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即今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  
謝絕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

妨外人謗咎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日令  
家具早膳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  
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麵三年且以治去不可以補  
而體力復不可於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為  
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蒞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  
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  
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  
其年數而加減之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嘗曰古者民無所  
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制為



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語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為可法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意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於能說書者

亦可以驕人諸生請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于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三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及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



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先生嘗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燧劉季信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為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

先生嘗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廩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治生者農工商賈而見士子多以務農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為國家為吾道為學校為後進非為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



師嚴道尊難矣

世祖問竇默

世祖問竇默欲求如魏徵者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燕王問王恂

元以王恂爲太子贊善燕王嘗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姚氏牧庵集

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終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文正微時於大名于輝于河內于秦以倡鳴斯道爲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訥鈍不一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丞歲餘辭免復



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綦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後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虞氏文集

南北未一許文正文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竇起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

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憚然也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未即自達草若先取侍御貴近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體法之微權以通其用



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門人矣  
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  
者文正之功甚大矣

陳氏剛語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  
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  
以至於今日公之力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

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

魯齋吾莫測其為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元人有以此

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  
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

魯齋名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魯齋學徒在當時為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  
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是  
真非不可執以為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言  
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蓋謂是也

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魯齋力行之意多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  
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進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  
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  
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也  
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  
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

### 楊維禎正統辨

魯齋先生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脩先生因謂  
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  
中徵劉靜脩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僧顧一僕後特選一能應對閑禮  
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  
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  
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  
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假如司馬相公



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  
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  
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胡居仁曰魯齋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

彭幸菴書節略

魯齋踐履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為善學孔子至於  
用夏變夷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責之  
守令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齋大學並性理大全所取  
語錄及家譜魯齋遺書併集奉臺下付提學憲使編校  
為全書亦盛舉也又云沔池月川曹先生少負竒質知

讀書即慕聖賢之學脩己教人治家事親率自躬行推  
之為霍蒲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各有成就薛  
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霍庠霍人事如父母既而卒於  
霍遂留葬翰林編脩卓庵黃先生過沔池拜其祠詢其  
墓所僉曰在霍嘆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  
遂捐貲屬縣尹並其子琇等移葬沔池又云沔池門祚  
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錄其所遺刊行之斯文之  
幸也

新鄭祠堂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魯齋先生許文



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  
邑實先生生於里中金大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  
先生其事具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秀民  
之向學者或嗟嘆以爲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即  
夫子宮墻東隙地營房三間作先生像于中以時致祀  
既而求記于河內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記往年  
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鄧之志可  
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  
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贅贊而獨念是邑  
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  
能因心興事作新斯字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  
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于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  
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于承祀云

河內祠堂記

何塘

元魯齋許文正公祠在河內縣儒學西蓋元時所創以  
祀公者也迭毀迭脩有碑可考正德七年河南布政使  
慈谿楊公以白金二十七兩屬懷慶府知府曲沃趙公  
鐸脩公祠宇趙公祇奉德意市材木瓦甃之屬既備迺  
鳩工匠迺徵徒役正殿覆瓦脫落者補之丹牖漫漶者  
鮮之又於殿左建書房四楹殿前建東西廡各四楹經



始於正德七年冬至八年春落成未幾楊公以疾卒於位趙公亦致仕歸故未有記正德丙子

欽差巡撫河南都御史四川李公表章先賢命有司伐石樹碑于文正公之祠公七世孫儒學廩膳生許泰和等因念楊公趙公脩建祠宇雅意不可泯沒迺屬塘爲記將並刻宇右以示後人竊惟文正公道德功業萬世尊仰歐陽公所撰神道碑至矣茲無以贅爲也猶近世儒者謂公華人也迺臣於元非春秋內夏外夷之義有害名教縉紳之士間有惑於其說者塘嘗著論辨之大概以爲中夏夷狄之名不係其地與其類惟其道而已

矣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無容心焉舜生于東夷文王生于西夷公劉古公之儔皆生于戎狄後世稱聖賢焉豈問其地與其類哉元之君雖未可與古聖賢並論然敬天勤民用賢圖治蓋亦駸駸乎中國之道矣夷狄之俗以攻伐殺戮爲賢其爲生民之害大矣苟有可以轉移其俗使生民不至于魚肉糜爛者仁人君子尚當盡心焉况元主知尊禮公而以行道濟時望之公亦安忍猶以夷狄外之固守而不仕哉且作春秋以訓萬世者非孔子乎春秋所外之夷莫大於楚楚昭王之聘孔子亦往拜焉使不



沮于子西孔子固將爲楚之臣矣孔子魯人也尚可臣楚公元人也迺不可臣元歟然則謂公之臣元有害名教者妄矣或有謂公雖臣元亦不能盡變其夷狄之俗似無所補者竊以爲不然大寒不能驟變而爲大暑大暑亦不能驟變而爲大寒故冬之後必有春迺至于夏夏之後必有秋迺至于冬天道尚不能驟變而況於人乎昔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中國也胡不一變而至於道哉勢不可也元習于夷狄之俗久矣公踈遠之臣也乃欲以一朝相遇之言盡變其累世積染之俗豈易能哉以是疵公公固無愧矣由是而觀則公之臣元無不可者今觀楊公趙公脩祠于先李公表章于後則公之道德功業爲世尊仰者固不以儒者之論而損然縉紳之士惑于其說者不盡無也故愚因記重脩公祠事而附見鄙論以解縉紳之惑云

復許文正公祀田記

何塘

許文正公元大儒也泝其淵源所自實上接考亭之統究其利澤及人則實有用夏變夷之功歐陽公所撰神道碑詳矣公祠凡三一在河內縣儒學之側一在縣東北李封村公墳墓子孫在焉一在景賢村公別墅也景賢村故有祀田二十八畝後爲鄉民所有公子孫訴於



官則曰汝先世嘗鬻於我有券契存焉歲遠人亡真偽無所考證官府亦得以其田歸之民正德丙子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檄下有司表章先賢祠墓傾頽者脩葺之祀田侵沒者理出之公七世孫儒學生泰和乃具公祀田始末以告李公慨然曰公道德功業師表天下後世宜世祀祀田初置不為過况故有乎特念其田久為民所有一旦奪之恐民不堪乃議贖取之於是分巡按察司僉憲東吳韓公命懷慶府知府郟城周公舉河內縣知縣平涼高傑出庫藏官銀貳拾兩盡召田主歸其直收其券契取

其田畀許氏子孫泰和輩使世守焉以奉公祠明年分守布政司大叅金臺楊公志學王公震莆田陳公琳少叅東吳宋公冕兵備分巡按察司僉憲金臺王公鐘韓公廉麻城汪公正閩中范公嵩議以斯舉也見君子尊賢之禮焉又見愛民之仁焉又見處事之義焉不可以無述斯田也今雖歸許氏矣安知他日不復為鄉民所有子孫不復鬻之於人也不可以無戒乃命有司紀之于石以示久遠於是知縣高侯傑乃來徵言予竊惟文正公道德功業昭然在天下後世祀田之有無似無大損益而事體所在則有不可不書者春秋成公初年書



取汶陽田傳者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汶陽魯田也見  
侵於齊魯不請命於天子以正疆界乃假晉兵力以取  
之與得非其有者同故書之以示譏竊以爲晉主夏盟  
固代天子行事矣諸侯有強凌弱衆暴寡如齊之於魯  
者蓋其所宜治也征齊之罪而返魯之侵地無可譏者  
可以取則取豈可例以爲得非其有哉所可譏者他日  
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耳巡撫公復文正公  
之祀田宜與晉返魯汶陽田爲比而上全崇奉先賢之  
意下不徒奪民之有權不失正蓋有昔人之所未及者  
分守分巡暨郡守縣侯祇奉德意協贊有成皆不可不  
書抑于此有感焉鄭以祊易許田於魯春秋書之君子  
曰於此見鄭與魯有無親之心蓋譏其以祖之分地擅  
與人相易也夫以田易田尚獲譏於春秋則舉先祖之  
地而輕以畀人者又當何如也噫文正公之子孫尚念  
哉

魯齋全書叙

魯齋許文正公元大儒也其道德功業天下固已景仰  
而佩服之矣獨其遺書散落久未萃其全正德丙子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右副都御史西蜀梧山李公檄下  
有司令表章先賢戊寅



欽差總制軍務太子少保關中幸菴彭公致仕過河南而慕之因以蒐集魯齋全書相託巡撫公乃以命河內縣尹平涼高侯傑始屬魯齋七世孫婿四川按察司副使郝先生亞卿未竟而亞卿卒乃屬縣儒學教諭宰先生廷俊既成書乃屬瑋校正謹爲序其顛末以見魯齋全書之集出於二公之意云爾至魯齋之格言至論所以啓迪來哲垂訓後世者則讀者當自得之不待贊也正德戊寅秋八月六日鄉後學何瑋叙

大學要略序

吾鄉許文正公魯齋先生身在斯道接濂洛關閩之傳

其嘉言善行遺書所收者甚少縮謝事鄉居宮保幸菴彭公過臨命與其曾孫泰和博求載集萃爲全書以傳未能也是編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近精實人所易曉天台克菴陳公督學吾中州嘗表章之以訓吾多士縮幸私淑而與有聞者故先刊諸梓與吾同志者共之或者疵先生不當仕元於戲楚之僭公山佛肸之叛孔子尚欲往况生其地而爲之民坐視生民之糜爛而不之救則心亦何能忍而身亦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網常不至於滅絕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功也夷考或者之行其是其非必有能辨之者因僭及之



正德戊寅春三月壬子河內後學郝綰謹序

和魯齋思親韻

薛文清公

洪熙元年冬十二月余扶先人柩至覃懷宣  
德元年春正月啓先母窆合祔于汾陰先塋  
既卒事因檢元音讀至魯齋先生七月望日  
思親詩乃悽然有感潛然淚下遂次其韻得  
詩二首因書先生詩于前以見先賢誠孝之  
心溢于言表雖百載之下讀之充足使人興  
起復書序詩于后以見予不仁不孝不能竭  
力于始終視前賢大節有愧云

觸日家山總是思  
思親况遇早春時  
日長每聽詩旨訓  
風煖頻隨杖履嬉  
百載韶華成荏苒  
終天涕淚感睽離  
自緣孤子無誠孝  
不見人主有盛衰

風光滿目動衰思  
春草春花似舊時  
堂閣已成終古恨  
班欄不復往時嬉  
中宵衽解追前夢  
隔歲猶如在遠離  
却意高堂覽明鏡  
曾將華髮嘆年衰

彷彿音容彷彿思  
衣冠出入憶當時  
成人未返林烏哺  
稚子曾騎竹馬嬉  
椿老暮庭風槭槭  
草荒春塚雨離離  
罔知罔極恩難報  
只恐終天孝意衰



南北風塵瀕洞中天開人極產英雄幾年力學尊尼父  
萬里心傳得晦翁自信興王為大道豈知伐國是元功  
當時歸老情何切為愛西山萬玉峯

川北吳伯通詩

考亭既沒斯文弊枝葉空繁本實迷心法異時能自得  
羽儀當代更誰齊執鞭獨恨愚生晚立德多推聖已躋  
一覲遺容發深省恍鐘祠外動烏鷄

曾讀遺書得我師今瞻遺像拜靈祠當時有志從先進  
警世操心是要規二聘已勤伊筆起萬鐘雖富孟軻辭  
太行清沈渾如昔俯仰山河不盡心





馬

馬



書